

<<檀香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檀香刑>>

13位ISBN编号：9787506366731

10位ISBN编号：7506366738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莫言

页数：516

字数：3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檀香刑&gt;&gt;

## 前言

大踏步撤退--代后记在本书创作的过程中，每当朋友们问起我在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时，我总是吞吞吐吐，感到很难回答。

直到把修改后的稿子交到编辑部，如释重负地休息了两天之后，才突然明白，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

小说的凤头部和豹尾部每章的标题，都是叙事主人公说话的方式，如“赵甲狂言”、“钱丁恨声”、“孙丙说戏”等等。

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但其实也是记录了在民间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或者用歌咏的方式诉说着的一段传奇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声音。

而构思、创作这部小说的最早起因，也是因为声音。

二十年前当我走上写作的道路时，就有两种声音在我的意识里不时地出现，像两个迷人的狐狸精一样纠缠着我，使我经常地激动不安。

第一种声音节奏分明，铿铿锵锵，充满了力量，有黑与蓝混合在一起的严肃的颜色，有钢铁般的重量，有冰凉的温度，这就是火车的声音，这就是那在古老的胶济铁路上奔驰了一百年的火车的声音。

从我有记忆力开始，每当天气阴沉的时候，就能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像沉闷而悠长的牛叫，紧贴着地面，传到我们的村子里，钻进我们的房子，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然后便传来火车驶过胶河大铁桥时发出的明亮如冰的声响。

火车鸣笛的声音和火车驶过铁桥的声音与阴云密布的潮湿天气联系在一起，与我的饥饿孤独的童年联系在一起。

每当我被这对比鲜明的声音从深夜里惊醒之后，许多从那些牙齿整齐的嘴巴里和牙齿破碎的嘴巴里听来的关于火车和铁道的传说就有声有色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它们首先是用声音的形式出现的，然后才是联翩的画面，画面是声音的补充和注释，或者说画面是声音的联想。

我听到了然后看到了在1900年前后，我的爷爷和奶奶还是吃奶的孩子时，在距离我们村庄二十里的田野上，德国的铁路技师搬着据说上边镶嵌了许多小镜子的仪器，在一群留着辫子、扛着槐木橛子的中国小工的簇拥下，勘定了胶济铁路的线路。

然后便有德国的士兵把许多中国健壮男子的辫子剪去，铺在铁路的枕木下边，丢了辫子的男人就成了木头一样的废人。

然后又有德国士兵把许多小男孩用骡子驮到青岛的一个秘密地方，用剪刀修剪了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学习德语，为将来管理这条铁路准备人才。

这肯定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因为后来我曾经咨询过德国歌德学院的院长：中国孩子学习德语，是不是真的需要修剪舌头？

他一本正经地说：是的，需要。

然后他用哈哈大笑证明了我提出的问题的荒谬。

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对于这个传说我们深信不疑。

我们把那些能讲外语的人，统称为“修过舌头的”。

在我的脑海里，驮着小男孩的骡子排成了一条漫长的队伍，行走在胶河岸边泥泞曲折的小道上。

每头骡子背上驮着两个篓子，每个篓子里装着一个男孩。

大队的德国士兵护送着骡队，骡队的后边跟随着母亲们的队伍，她们一个个泪流满面，悲痛的哭声震动四野。

据说我们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就是那些被送到青岛去学习德语的孩子中的一个，后来他当了胶济铁路的总会计师，每年的薪水是三万大洋，连在他家当过听差的张小六，也回家盖起了三进三出的深宅大院。

在我的脑海里还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和画面：一条潜藏在地下的巨龙痛苦地呻吟着，铁路压在它的脊背上，它艰难地把腰弓起来，铁路随着它的腰弓起来，然后就有一列火车翻到了路基下。

如果不是德国人修建铁路，据说我们高密东北乡就是未来的京城，巨龙翻身，固然颠覆了火车，但也

## &lt;&lt;檀香刑&gt;&gt;

弄断了龙腰，高密东北乡的大风水就这样被破坏了。

我还听到了这样的传说：铁路刚刚通车时，高密东北乡的几条好汉子以为火车是一匹巨大的动物，像马一样吃草吃料。

他们异想天开地用谷草和黑豆铺设了一条岔道，想把火车引导到水塘中淹死，结果火车根本就不理他们的碴儿。

后来他们从那些在火车站工作的“三毛子”口里知道了火车的一些原理，才知道浪费了那么多的谷草和黑豆实在是冤枉。

但一个荒诞故事刚刚结束，另一个荒诞故事接踵而来。

“三毛子”告诉他们，火车的锅炉是用一块巨大的金子锻造而成，否则怎么可能承受成年累月的烈火烧烤？

他们对“三毛子”的说法深信不疑，因为他们都知道‘真金不怕火炼’这条俗语。

为了弥补上次浪费的谷草和黑豆，他们卸走了一根铁轨，使火车翻下了路基。

当他们拿着家伙钻进火车头切割黄金时，才发现火车的锅炉里连半两金子也没有……尽管我居住的那个小村子距离胶济铁路的直线距离不过二十里，但我十六岁时的一个深夜，才与几个小伙伴一起，第一次站在铁路边上，看到了火车这个令人生威的庞然大物从身边呼啸而过。

火车头上那只亮得令人胆寒的独眼和火车排山倒海般的巨响，留给我惊心动魄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虽然我后来经常地坐着火车旅行，但我感到乘坐的火车与少年时期在高密东北乡看到的火车根本不是一种东西，与我童年时期听说过的火车更不是一种东西。

我童年时听说的火车是有生命的动物，我后来乘坐的火车是没有生命的机器。

第二种声音就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

这个小戏唱腔悲凉，尤其是旦角的唱腔，简直就是受压迫妇女的泣血哭诉。

高密东北乡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哼唱猫腔，那婉转凄切的旋律，几乎可以说是通过遗传而不是通过学习让一辈辈的高密东北乡人掌握的。

传说一个跟随着儿子闯了关东的高密东北乡老奶奶，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一个从老家来的乡亲，带来了一盘猫腔的磁带，她的儿子就用录音机放给她听，当那曲曲折折的旋律响起来时，命若游丝的老奶奶忽地坐了起来，脸上容光焕发，目光炯炯有神，一直听完了磁带，才躺倒死去。

我小时经常跟随着村里的大孩子追逐着闪闪烁烁的鬼火去邻村听戏，萤火虫满天飞舞，与地上的鬼火交相辉映。

远处的草地上不时传来狐狸的鸣叫和火车的吼叫。

经常能遇到身穿红衣或是白衣的漂亮女人坐在路边哭泣，哭声千回百转，与猫腔唱腔无异。

我们认为她们是狐狸变的，不敢招惹她们，敬而远之地绕过去。

听戏多了，许多戏文都能背诵，背不过的地方就随口添词加句。

年龄稍大之后，就在村子里的业余剧团里跑龙套，扮演一些反派小角，那时演得是革命戏，我的角色不是特务甲就是匪兵乙。

文革后期，形势有些宽松，在那几个样板戏之外，允许自己编演新戏。

我们的猫腔《檀香刑》应运而生。

其实，在清末民初，关于孙丙抗德的故事就已经被当时的猫腔艺人搬上了戏台。

民间一些老艺人还能记住一些唱词。

我发挥了从小就喜欢编顺口溜制造流言蜚语的特长，与一个会拉琴会唱戏出口成章但一个大字不识的邻居叔叔编写了九场的大戏《檀香刑》，小学校里一个爱好文艺的右派老师帮了我们许多忙。

我与小伙伴们第一次去看火车，就是为了编戏“体验生活”。

小说中引用的《檀香刑》戏文，是后来经过了县里许多职业编剧加工整理过的剧本。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对猫腔的爱好被繁忙的工作和艰辛的生活压抑住了，而猫腔这个曾经教化了高密东北乡人民心灵的小戏也日渐式微，专业剧团虽然还有一个，但演出活动很少，后起的年轻人对猫腔不感兴趣。

1986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当我从火车站的检票口出来，突然听到从车站广场边上的一家小饭馆里，

## &lt;&lt;檀香刑&gt;&gt;

传出了猫腔的凄婉动人的唱腔。

正是红日初升的时刻，广场上空无一人，猫腔的悲凉旋律与离站的火车拉响的尖锐汽笛声交织在一起，使我的心中百感交集，我感觉到，火车和猫腔，这两种与我的青少年时期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就像两颗种子，在我的心田里，总有一天会发育成大树，成为我的一部重要作品。

1996年秋天，我开始写《檀香刑》。

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魔幻气，也就舍弃不用。

最后决定把铁路和火车的声音减弱，突出了猫腔的声音，尽管这样会使作品的丰富性减弱，但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

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

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

也许，这部小说更合适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

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

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

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

《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

## &lt;&lt;檀香刑&gt;&gt;

## 内容概要

《檀香刑》是作家莫言沥胆苦心磨砺出的长篇小说。在这部结构精巧、语色浓郁的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了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的斗争事件。带头领导这起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丙最终被施以“檀香刑”。作品以“施刑”为主线，展示了中国王朝政治没落中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外国殖民者的强取豪夺等等。小说围绕着檀香刑的实施，将封建王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凸显了专制权力作用于个体上的历史机制，成功地折射出专制权力赖以存活的黑色土壤和阴暗法则。

小说刻画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浪漫气质的戏班班主孙丙、具有正义感的高密知县钱丁、从京城刑部大堂告老还乡的刽子手赵甲以及他们的女儿、干女儿、儿媳妇孙眉娘、残酷而狡猾的政客袁世凯等等。

推荐：《共和国作家文库》（莫言等当代最具影响力作家作品一套收齐！当当独家精装限量收藏版）

推荐：民国二十大名家必读经典（全27册）（鲁迅、胡适、老舍、巴金、沈从文等20位顶级作家代表作）

## <<檀香刑>>

### 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  
1955年出生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农民家庭，小学五年级辍学回家务农。  
十八岁时，到县棉花加工厂做工。  
1976年2月应征入伍。  
在部队历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创作员等职。  
1997年转业到报社工作。  
2007年10月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  
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4 - 1986）和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1989 - 1991），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作家。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十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欢乐》、《怀抱鲜花的女人》、《爆炸》、《师父越来越幽默》等二十余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枯河》、《拇指铐》、《冰雪美人》等八十余篇。  
还创作了《红高粱》、《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等。  
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文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版。

1987年《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根据此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88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  
根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奖。

1996年《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  
2001年《酒国》（法文版）获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  
2001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

2004年4月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2004年3月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2005年1月获第三十届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

2006年7月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8年9月获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华语长篇小说奖”  
2008年10月获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纽曼华语文学奖”  
2009年6月被推选为德国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  
2011年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檀香刑>>

书籍目录

凤头部

- 第一章：眉娘浪语
- 第二章：赵甲狂言
- 第三章：小甲傻话
- 第四章：钱丁恨声

猪腹部

- 第五章：斗须
- 第六章：比脚
- 第七章：悲歌
- 第八章：神坛
- 第九章：杰作
- 第十章：践约

- 第十一章：金枪
- 第十二章：夹缝
- 第十三章：破城

豹尾部

- 第十四章：赵甲道白
- 第十五章：眉娘诉说
- 第十六章：孙丙说戏
- 第十七章：小甲放歌
- 第十八章：知县绝唱

## &lt;&lt;檀香刑&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眉娘浪语太阳一出红彤彤，（好似大火烧天东）胶洲湾发来了德国的兵。

（都是红毛绿眼睛）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茔。

（真真把人气煞也！

）俺亲爹领人去抗德，咕咚咚的大炮放连声。

（震得耳朵聋）但只见，仇人相见眼睛红，刀砍斧劈叉子捅。

血仗打了一天整，遍地的死人数不清。

（吓煞奴家也！

）到后来，俺亲爹被抓进南牢，俺公爹给他上了檀香刑。

（俺的个亲爹呀！

）--猫腔《檀香刑》.大悲调。

一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

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

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俺公爹头戴红缨子瓜皮小帽、穿着长袍马褂、手捻着佛珠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时，八成似一个告老还乡的员外郎，九成似一个子孙满堂的老太爷。

但他不是老太爷，更不是员外郎，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

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

那天夜里，俺心里有事，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烙大饼。

俺的亲爹孙丙，被县太爷钱丁这个拔扈无情的狗杂种抓进了大牢。

千不好万不好也是爹啊，俺心烦意乱，睡不着。

越睡不着心越烦，越烦越睡不着。

俺听到那些菜狗在栏里哼哼，那些肥猪在圈里汪汪。

猪叫成了狗声，狗吠出了猪调；死到临头了，它们还在学戏。

狗哼哼还是狗，猪汪汪还是猪，爹不亲还是爹。

哼哼哼。

汪汪汪。

吵死了，烦死了。

它们知道自己的死期近了。

俺爹的死期也近了。

这些东西比人还要灵性，它们嗅到了从俺家院子里散发出来的血腥气。

它们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猪狗的魂儿在月光下游荡。

它们知道，明天早晨，太阳刚冒红的那个时辰，就是它们见阎王的时候。

它们不停地叫唤，发出的是灭亡前的哀鸣。

爹，你呢，你在那死囚牢里是个什么样子？

你哼哼吗？

你汪汪吗？

你还是在唱猫腔呢？

俺听那些小牢子们说过，死囚牢里的跳蚤伸手就能抓一把；死囚牢里的臭虫，一个个胖成了豌豆粒。

爹啊爹，本来你已经过上了四平八稳的好日子，想不到半空里掉下块大石头，一下子把你砸到了死牢里，俺的爹……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俺的丈夫赵小甲是杀狗宰猪的状元，高密县里有名声。

他人高马大，半秃的脑瓜子，光溜溜的下巴，白天迷迷糊糊，夜晚木头疙瘩。

从打俺嫁过来，他就一遍一遍地给俺讲述他娘给他讲过的那个关于虎须的故事。

后来，不知他受了哪个坏种的调弄，一到夜里，就缠着俺要那种弯弯曲曲、金黄色的、衔在嘴里就能

## &lt;&lt;檀香刑&gt;&gt;

够看清人的本相的虎须。

这个傻瓜，夜夜粘人，一块化开的鱼鳔，拿他没法子，只好弄一根给他，这个傻瓜。

他蜷缩在炕头，打呼噜咬牙说梦话：“爹爹爹，看看看，搔搔蛋，甩个面……”烦死人啦！

俺踹他一脚，他把身体缩一缩，翻了一个身，巴咂巴咂嘴，似乎刚刚咽下去什么好东西，然后，梦话继续，呼噜不断，咬牙不停。

罢了，这样的憨人，由着他睡去吧！

俺折身坐起来，背靠着凉森森的墙壁，看到窗户外边，月光如水，光明遍地。

栏里的狗眼，亮成碧绿的小灯笼，一盏两盏三盏……闪烁烁烁，一大片。

孤寡的秋虫，一声声鸣叫，凄凄清清。

脚穿木底油靴的值夜更夫，从青石条铺成的大街上，踢踢沓沓走过去，柝声“梆梆”，锣声“铛铛”，三更天了。

三更天了，夜深人静，全城都睡了，俺睡不着，猪睡不着，狗睡不着，俺爹也睡不着。

“咯吱咯吱”，是老鼠在咬木箱。

俺把一个笤帚疙瘩扔下去，老鼠跑了。

这时俺听到从公爹屋子里，传出细微的响声，又是豆粒在桌子上滚动。

后来俺知道了，这个老东西不是在数豆粒，他是数人头呢；一颗豆粒代表着一颗人头。

这个老杂毛，在梦里也念想着他砍下的那些人头啊，这个老杂毛……俺看到，他举起鬼头刀，对着俺爹的后项窝砍去，俺爹的头，在大街上滴溜溜地滚动着，一群小孩子跟在后边用脚踢它。

俺爹的头为了逃避孩子们的追打，一下接一下地跳上了俺家的台阶，然后滚进了俺家的院子。

俺爹的头在俺家院子里转圈，狗在后边追着咬。

俺爹的头很有经验，有好几次，马上就要让狗咬住了，但那脑后的辫子，挺成一根鞭子，横着扫过去，正中狗眼，狗怪叫着转起圈子来。

摆脱了狗的追赶，俺爹的头，在院子里滚动，一个巨大的蝌蚪水里游泳，长长的大辫子拖在脑后，是蝌蚪的尾巴……四更的梆声锣声，把俺从噩梦中惊醒。

俺浑身冷汗，不是一颗心，是一大堆心，在扑通扑通乱跳。

公爹还在数他的豆粒，老东西，现在俺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威人。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凉气，隔老远就能感觉到。

刚住了半年的那间朝阳的屋子，让他冰成一个坟墓；阴森森的，连猫都不敢进去抓耗子。

俺不敢进他的房子，进去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小甲没事就往那屋里钻，进去就粘在他爹身上，让他爹讲故事，腻歪得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

三伏天里，干脆就腻在他爹屋里不出来了，连觉也不跟俺睡了，简直把他爹当成了老婆把俺当成了他的爹。

为了防止当天卖不完的肉臭了，小甲竟然把肉挂在他爹的梁头上，谁说他傻？

谁说他不傻！

公爹偶尔上一次街，连咬人的恶狗都缩在墙角，呜呜地怪叫。

那些传说就更玄了，说俺的公爹用手摸摸街上的大杨树，大杨树一个劲地哆嗦，哆嗦得叶子哗哗作响。

俺想起了亲爹孙丙。

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妃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帝皇纲，凶多吉少，性命难保。

俺想起钱丁，钱大老爷，进士出身，五品知县，加分府衔，父母官，俺的干爹，你这个翻脸不认人的老猴精。

俗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还要看水面，你不看俺给你当了这三年的上炕干闺女的情面，你也得想想，三年来，你喝了俺多少壶热黄酒，吃了俺多少碗肥狗肉，听了俺多少段字正腔圆的猫腔调。

热黄酒，肥狗肉，炕上躺着个干闺女，大老爷，俺把您伺候得比当今的皇上都舒坦。

大老爷，俺豁出去一个比苏州府的绸缎还要滑溜、比关东糖瓜还要甜蜜的身子尽着您耍风流，让您得了多少次道，让您成了多少次仙，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俺爹一马？

## &lt;&lt;檀香刑&gt;&gt;

你为什么要跟那些德国鬼子串通一气，抓了俺的亲爹，烧了俺的村庄，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无情无意的东西，俺的黄酒还不如倒进尿罐里，俺的狗肉还不如填到猪圈里，俺的戏还不如唱给墙听，俺的身子，还不如让一条狗去弄……二一阵乱梆子，敲得黎明到。

俺起身下了炕，穿上新衣服，打水净了面，官粉搽了脸，胭脂擦了腮，头上抹了桂花油。

俺从锅里捞出一条煮得稀烂的狗腿，用一擦干荷叶包了，塞进竹篮。

提着竹篮俺出了门，迎着西下的月亮，沿着青石板道，去县衙探监。

自从俺爹被抓进大牢，俺天天去探监，一次也没探上。

钱丁，你这个杂种，往常里俺三天不去送狗肉，你就让春生那个小杂种来催，现在，你竟然躲起来不见俺。

你还在县衙门前设了岗哨，往常里那些个见了俺就点头哈腰的鸟枪手、弓箭手们，恨不得跪在地上给俺磕头的小杂碎，现在也把狗脸虎了起来，对着俺发威风。

你竟然还让四个持洋枪的德国兵站在县衙前，俺提着竹篮一靠近，他们就把枪刺举在俺的胸脯前比划。

他们龇牙咧嘴，看样子不是闹着玩的。

钱丁啊钱丁，你这个里通外国的汉奸，老娘生了气，就敢身背黄榜进京告御状。

俺告你吃狗肉不拿钱，俺告你霸占有夫之妇，钱丁啊，老娘准备豁出破头撞金钟，剥去你的老虎皮，让你这个无情无意的坏种显原型。

俺提着篮子，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县衙大门。

俺听到那些个站岗的小杂种在背后哧哧地冷笑。

小虎子，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忘了跟着你那个老不死的爹给俺磕头下跪的情景了吧？

不是俺帮你说话，你这个卖草鞋的穷小子，怎么能补上县衙鸟枪手的缺、收入一份铁杆庄稼？

还有小顺子，你这个寒冬腊月蹲锅框的小叫花子，不是老娘替你说话，你怎么能当上弓箭手？

老娘为了替你求情，让巡检李金豹亲了嘴摸了屁股，让典史苏兰通摸了屁股亲了嘴。

可你们竟敢看老娘的笑话，竟然对着老娘冷笑，狗眼看人低，你们这些狗杂种，老娘倒了架子也不能沾了肉，老娘醉死也不会认这壶酒钱，等老娘喘过气来，回过头来再一个个地收拾你们。

俺把个该死的县衙甩在背后，沿着石板大道往家走。

爹，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你扔了四十数五十的人了，不好好地带着你的猫腔班子，走街穿巷，唱那些帝王将相，扮那些才子佳人，骗那些痴男怨女，赚那些大钱小钱，吃那些死猫烂狗，喝那些白酒黄酒，吃饱了喝足了，去找你那些狐朋狗友，爬冷墙头，睡热炕头，享你的大福小福，度你的神仙岁月，你偏要逞能，胡言乱语，响马不敢说的话你敢说，强盗不敢做的事你敢做，得罪了衙役，惹恼了知县，板子打烂了屁股，还不低头认输，与人家斗强，被薙了胡须，如同公鸡被拔了翎子，如同骏马被剪了尾巴。

戏唱不成了，开个茶馆，这也是好事，过太平日子。

谁知你阉教不严，让小娘乱窜，招来了祸患。

被人摸了，摸了就是摸了。

你不忍气吞声，做一个本分百姓，吃亏是福，能忍自安。

你意气用事，棍打德国技师，惹下了弥天大祸。

德国人，皇上都怕，你竟然不怕。

你招来祸殃，血洗了村庄，二十七条人命，搭上了弟妹，还有小娘。

闹到这一步，你还不罢休，跑到鲁西南，结义和拳，回来设神坛，扯旗放炮，挑头造反，拉起一千人马，扛着土枪土炮，举着大刀长矛，扒铁路，烧窝棚，杀洋人，逞英雄，最终闹了个镇子破亡，百姓遭殃，你自己，身陷牢狱，遍体鳞伤……俺的个猪油蒙了心的糊涂爹，你是中了那门子邪？

是狐狸精附体还是黄鼠狼迷魂？

就算德国人修铁路，坏了咱高密东北乡的风水，阻了咱高密东北乡的水道，可坏得也不是咱一家的风水，阻得也不是咱一家的水道，用得着你来出头？

这下好了，让人家枪打了出头鸟，让人家擒贼先擒了王。

这就叫'炒熟黄豆大家吃，炸破铁锅自倒霉'。

## &lt;&lt;檀香刑&gt;&gt;

爹，你这下子把动静闹大发了，惊动了朝廷，惹恼了列强，听说山东巡抚袁世凯袁大人，昨天晚上坐着八人大轿进了县衙。

胶澳总督克罗德，也骑着高头大洋马，披挂着瓦蓝的毛瑟枪，直冲进了县衙。

站岗的弓箭手孙胡子上前拦挡，被那鬼子头儿抬手抽了一马鞭，他急忙歪头躲闪，但那扇肥耳朵上，已经被打出了一道一指宽的豁口。

爹，你这一次十有八九是逃不过去了，你那颗圆溜溜的脑袋瓜子，少不了被挂在八字墙上示众。

即便钱丁钱大人看在俺的面子上想放过你，袁世凯袁大人也不会放过你；即便袁世凯袁大人想放过你，胶澳总督克罗德也不会放过你。

爹，您就听天由命吧！

俺胡思乱想着，迎着通红的太阳，沿着青石板铺成的官道，急匆匆地往东赶。

那条熟狗腿在俺的篮子里散发着阵阵香气。

青石街上汪着一摊摊的血水，恍惚中俺看到爹的头在街上滚动，一边滚动着，爹，你还一边唱戏。

猫腔戏是拴老婆的橛子，这戏原本不成气候，是俺爹把这个小戏唱成了大戏。

俺爹的嗓子，沙瓢的西瓜，不知道迷倒过高密东北乡多少女人。

俺那死去的娘就是迷上了他的公鸭嗓子才嫁给他做了老婆。

俺娘可是高密东北乡有名的美人，连杜举人托人提亲她都不答应，但是她却死心塌地地跟了俺爹这个穷戏子……杜举人家的长工周聋子挑着一担水迎面走过来。

他弓着虾米腰，抻着红脖子，头顶一团白花花的乱毛，脸上一片亮晶晶的汗珠子。

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迈着大步，走得很急，桶里的水溢出来，沿着桶沿，流成了几条珍珠串。

俺突然看到，爹，您的头泡在周聋子的水桶里。

桶里的水，变成了红殷殷的血。

俺闻到了一股热烘烘的血腥气，就是俺的丈夫赵小甲破开猪狗的肚子时放出的那种气味，腥气里夹杂着臭气。

周聋子想不到，七天之后他去处死俺爹的刑场听猫腔，被德国鬼子用毛瑟枪打破了肚子，那些花花肠子，鳝鱼一样钻出来。

他从俺的身边经过时，吃力地抬起头，对着俺龇牙冷笑。

连这个木头一样的聋子都敢对俺冷笑，爹，可见你这一次是死定了，别说钱丁，就是当今皇上来了，也难免你的死刑。

灰心归灰心，但俺还是不死心，爹，咱们'有枣无枣打三杆，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俺猜想，此时此刻，钱大老爷正陪着从济南赶来的袁世凯和从青岛赶来的克罗德，躺在县衙寅宾馆里抽大烟呢，等到姓袁的和那个姓克的滚了蛋，俺再闯县衙送狗肉，只要让俺见了他的面，就有办法让他乖乖地听俺的。

那时候就没有了钱大老爷，只有一个围着俺转圈子的钱大孙子。

爹，俺最怕的是他们把您打进囚车押送进京，那样可就'姥姥死了独生子--没有舅（救）了'，只要在县里执刑，咱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们。

咱去弄个叫花子来当替死鬼，来它个偷梁换柱李代桃僵。

爹，想起你对俺娘的绝情，俺实在不应该一次二次第三次地搭救你，让你早死早休，省得你祸害女人。

但你毕竟是俺的爹，没有天就没有地，没有蛋就没有鸡，没有情就没有戏，没有你就没有俺，衣裳破了可以换，但爹只有一个没法换。

前边就是娘娘庙，急来抱佛脚，有病乱投医，待俺进去求求娘娘，让她老人家显灵，保佑你逢凶化吉，死里逃生。

娘娘庙里黑古冬，俺两眼发花看不清。

几只大蝙蝠，撞得梁头啪啪响，也许不是蝙蝠是燕子，对，是燕子。

俺的眼睛慢慢地适应了庙里的黑暗，俺看到在娘娘的塑像前，横躺竖倒着十几个叫花子。

尿骚屁臭馊饭味儿，直扑俺的脑瓜子，熏得俺想呕想吐。

尊贵的送子娘娘，跟这群野猫住在一起，您老人家可是遭了大罪了。

## &lt;&lt;檀香刑&gt;&gt;

他们恰似那开春的蛇，在地上伸展着僵硬的身体，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懒洋洋地爬起来。

那个花白胡子、红烂眼圈的花子头儿朱八，对着俺挤鼻子弄眼，冲着俺啐了一口唾沫，大声喊叫：“晦气晦气真晦气，睁眼看到母兔子！”

“他的那群贼孙子，学着他的样子，对着俺吐唾沫，连声学舌：“晦气晦气真晦气，睁眼看到母兔子！”

那只毛茸茸的红屁股猴子，一道闪电般蹿到俺的肩膀上，吓得俺三魂丢了两魂半。

没及俺回过神来，这畜生，伸爪子进竹篮，抢走了那条狗腿。

又一闪，蹿回香案；再一闪，跃到娘娘肩上。

在蹿跳当中，它颈上的铁链子哗啦哗啦地响着，尾巴成了扫帚，扫起一团团灰尘，刺激得俺鼻孔发痒，“啊-吃！”

“该死的骚猴子，人样的畜生。

它蹲在娘娘肩上，龇牙咧嘴啃那条狗腿。

猴爪子乱抹，油污了娘娘的脸。

娘娘不怨不怒，低眉顺眼，一副大慈大悲的模样。

娘娘连一条猴子都治不了，又有什么本事去救俺爹的性命呢？

爹呀爹，您胆大包天，您是黄鼠狼子日骆驼，尽拣大个的弄。

这一祸闯得，惊天动地。

连当朝的慈禧老佛爷，也知道了您的大名；连德意志的威廉大皇帝，也知道了您的事迹。

您一个草民百姓，走街穿巷混口吃的臭戏子，闹腾到了这个份上，倒也不枉活了这一世。

就像那戏里唱的，‘窝窝囊囊活千年，不如轰轰烈烈活三天’。

爹，你唱了半辈子戏，搬演得都是别人的故事，这一次，您笃定了自己要进戏，演戏演戏，演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戏。

叫花子们，把俺包围起来，有的对着俺伸出烂得流水的手，有的对着俺袒露出长了疮的肚皮。

他们围着俺起哄，怪腔加上怪调，大呼加上小叫，唱歌，报庙，狼嚎，驴叫，呜哩哇啦真热闹，犹如一团鸡毛乱糟糟。

“行行好，行行好，狗肉西施赵大嫂。

施舍两个小铜钱，捡回两个大元宝。

……您不给，俺不要，你家要得现世报……”在一片鬼哭狼嚎中，这些狗日的，有的拧俺的大腿，有的掐俺的屁股，有的摸俺的奶子……混水儿摸鱼，顺蔓儿摸瓜，占足了俺的便宜。

俺想夺门逃跑，被他们扯住了胳膊搂住了腰。

俺扑向朱八，朱八，朱八，老娘今日跟你拼了。

朱八捡起身边一条细竹竿，对准俺的膝盖轻轻地一戳，俺腿弯子一麻，跪在了地上。

朱八冷笑一声，说：“肥猪碰门，不吃白不吃！”

孩儿们，钱大老爷吃肉，你们就喝点荤汤吧！”

“叫花子们一哄而上，把俺按到在地，几下子就把俺的裤子扒了。

在这危急关头，俺说：朱八，你这个狗日的，趁火打劫，不算好汉。

你知不知道，俺的亲爹，让钱丁抓进了大牢，就等着开刀问斩？”

朱八翻着烂眼圈子问俺：“你爹是谁？”

“俺说，朱八，你这是睁着眼打呼噜，装鼾（憨）呢！”

全中国都知道俺爹是谁，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俺爹是高密东北乡的孙丙！”

俺爹是唱猫腔的孙丙，俺爹是扒铁路的孙丙，俺爹是领导着老百姓跟德国鬼子干的孙丙！”

朱八翻身爬起来，双手抱拳，放在胸前，连声说：“姑奶奶，得罪得罪，不知者不怪罪！”

咱家只知道钱丁是你的干爹，不知道孙丙是你的亲爹。

钱丁是个王八蛋，你爹是个英雄汉！”

你爹有种，敢跟洋鬼子真刀真枪地干，咱家打心眼里佩服。

有用得着咱家的时候，姑奶奶尽管开口。

<<檀香刑>>

孩儿们，都跪下，给姑奶奶磕头赔罪！

”这群叫花子，齐刷刷地跪了一地，给俺磕头，真磕，磕得蹦蹦响，额头上都沾了灰尘。

他们齐声喊叫：“姑奶奶万福！

姑奶奶万福！

” .....

## &lt;&lt;檀香刑&gt;&gt;

## 编辑推荐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

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的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莫言《檀香刑》全书弥漫一种颗粒感的血腥暴力之美。

人物性格鲜活，情节环环相扣。

动荡时世众生相。

趋炎附势，人与人之间互相攀附，相互勾结又不断提防着。

刽子手，作为一种边缘职业，在宫中，拥有着特殊而不可取代的位置。

顶级的刽子手“姥姥”，被其他刽子手奉若神明。

每一次行刑之前，他们的脸上便涂上鸡血，热热的鸡血涂在脸上，蒙蔽内心。

屠杀自己的同类，怎么可能毫无恐惧，他们就以这样一种仪式，来祭奠自己的良心，超度自己的灵魂。

如果，在行刑过程中，忍不住呕吐，便是极其耻辱的事情，会遭到所有刽子手的唾弃。

书中仔仔细细的描绘了两种清代的刑罚：凌迟和檀香刑。

凌迟，人身上包括眼睛在内，100多块肉，都会用各种刀具来挖掉，为确保刑罚的残酷性，刽子手要保证罪犯不可以在挖掉最后一块肉（心尖）之前死去。

檀香刑，各个细节更是讲究非凡。

檀木，在油里浸泡多时，为的是避免木头吸血而使罪犯在饱受痛苦前死去。

一截檀木，在人体五脏六腑之间游走，最后从锁骨上面穿出来，罪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长满蛆虫……这是一本让人拿起，便不会放下的书。

建议审美取向大相径庭者，小心为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